

从目的论角度解析英语修辞格轭式搭配的汉译

朱桂花, 刘祥清^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轭式搭配悖反常理, 其搭配看似硬套强加, 却又能协调并进, 达到一种极富艺术感染力的修辞效果, 实现了它求新求奇达意功能, 让人过目不忘。翻译这种修辞手法, 一定要实现它的修辞效果, 以功能目的论为翻译的指导理论, 在无法用汉语的修辞手法拈连进行套用直译时, 要大胆突破, 引申词义, 用汉语的其他艺术手法如四字格、对偶以及排比等进行处理。

[关键词] 轭式搭配; 功能目的论; 翻译方法

[中图分类号] H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6-0096-04

轭式搭配法 (zeugna), 又被称作轭式修饰法, 是英语中特有的一种艺术感染力极强的修辞手法, 它与汉语的拈连有着相似之处但不尽相同, 对于这种独特的修辞手法如何汉译的问题前人已作了些探讨, 本文将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尝试, 从功能目的论的角度来解析英语修辞格轭式搭配的翻译并试着探讨轭式搭配汉译的策略。

一 轭式搭配与汉语的“拈连”

zeugna 一词来源于希腊语 zeugnynai 意为英语的 yoke “轭”(一副轭套两头牲口)。有关 zeugna (轭式搭配) 的英文解释, 不同的词典有所不同: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the American Language
A figure of speech in which a single word usually a verb or adjective is syntactically related to two or more words with only one of which it seems logically connected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 word is used to modify or govern two or more words although its use is grammatically or logically correct with only one

以上这两种词典定义或详或简地把轭式搭配的最基本的特点表达了出来。归纳出来即: 轭式搭配在表达上, 使用一个词 (通常是形容词、动词或介词) 同时修饰或支配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词, 两个名词在意义上不相干或第二个名词与形容词、动词或介词不能构成自然、规范的搭配, 但却因借助于前一个词的自然、规范搭配被读者接受^[1]。

轭式搭配将逻辑上并无必然联系, 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强制性地放在一起表达, 使得轭式搭配天生蕴含悖反常理的语义特征, 从而达到某种修辞效果。轭式搭配看似硬

套, 却又能协调行进; 看似别扭, 却又能产生强人的合力。例如:

例 1 She opened the door and her heart to the homeless boy.

例 2 At noon Mrs. Tupin would get out of bed and humor put on kinonōs airs and the water to boil for coffee

例 1 例 2 两句中的动词 open 与动词词组 “get out of”、“put on” 都是同时与随后的两个名词搭配, 但搭配符合逻辑的只有前一个名词如 “the door”, 随后的名词如 “heart” 不符合逻辑搭配。

在汉语修辞格中, 也有一种与英语 zeugna 极为相似的修辞手法——拈连。拈连是在叙述甲乙两个关联的事物时, 把适用于甲事物的词语临时用于乙事物的一种修辞格。如“你别看我耳朵聋, 可我的心不聋”, “思想这个东西, 用绳子是捆不住的”。运用拈连的修辞手法大都为了发人深思。陈望道先生把它简单地总结为: “甲乙两项说话连说时, 趁便就用甲项说话所可适用的词来表现乙项观念的, 名叫拈连辞。”这种用法黄伯荣、廖序东先生把它称为“利用上下文联系, 把用于甲事物的词语巧妙地用于乙事物”。在此, 上文指的是能搭配的部分, 下文指的是强加拈连的部分。如:

例 3 水调数声持酒听, 午睡醒来愁未醒。送春, 春去几时回? 临晚镜, 伤流景: 往事悠悠, 空记省。(张先《天仙子》)

例 4 人穷志不穷, 身残志不残

例 3 中一个“醒”字, 同时成为两个主语“午睡”与“愁”的谓语。例 4 “志”本来是不会“穷”, 也不能“残”的, 但由于有了上下文, 这两个形容词也就可以“拈”过来“连”上了原

[收稿日期] 2009-11-02

[作者简介] 朱桂花 (1983-), 女, 湖南耒阳人, 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不搭配的名词。

可见它与英语的修辞格式搭配在格式上十分近似, 而且一样使语言生动形象、寓意深刻、富于表现, 同时又巧妙地连接上下文, 完成语义跳跃, 具有简洁、明快、使语句连贯的功效, 这就是为什么在翻译 *zeugma* 这个术语的时候, 很多人误以为拈连, 在翻译英语的格式搭配或者汉语的“拈连”的时候大部分都能相互套用。世界的语言都存在共性, 这是肯定的, 同样, 语言的存在也有它们自己的个性, 这就决定了并不是一语言中的任何概念都可以在另一语言中找到对应。这是因为汉英两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各不相同, 思维方式和美学观念也有所差异。此时若机械地照搬直译, 就不能再现原文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有时甚至会辞不达意, 歪曲原文意思。因此, 在两种辞格也就是说, 英语中能用格式搭配的某些概念, 用拈连套译时, 不仅诙谐尽失, 反而会出现不协调, 让汉语读者难以接受。这就是我们探讨格式搭配汉译策略的原因。

二 功能目的论与格式搭配的翻译

Skopos 是希腊语, 意为“目的”。目的论 (*Skopos*theorie) 是将 *Skopos* 概念运用于翻译的理论, 由德国功能派学者 *Vermee* 和 *Nord* 等提出来的, 是功能翻译理论的主流。翻译目的论者认为, 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 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 即目的决定手段 (*the translation purpose justifies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12], 翻译策略必须根据翻译目的来确定。*Skopos* 这一术语通常用来指译文的目的。*Nord* (2001) 认为, 译者的角色不是要制作与原文等质的译文, 而是要制作能发挥预期功能的译文。

在 *Vermee* 的目的论框架中, 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受众——译文所意指的接受者, 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对译文的期待以及交际需求。每一种翻译都指向一定的受众, 因此翻译是在“目标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标受众而生产的语篇” (*Nord* 1997: 12)。由此可见, 在翻译如何文本尤其是含修辞手法的文本时, 译者切不可只抓字面意义, 只有充分了解其内在含义, 并根据目的语的行文习惯, 采用恰当的译法, 这样, 译文才能更好地既保留原文的信息, 又更好地展现原文的意图或要实现的功能。

功能目的论现已广泛用于翻译实践中, 尤其在当原语与目的语在一些意义的表达上存在着差异, 或者使用了修辞手段时, 功能目的论的指导意义尤其重要, 如本文探讨的格式搭配。

格式搭配可以说是一种突破语法常规的修辞方式, 因此可以说使用它的目的就在于打破常规。表面上看来, 句子成分间不能搭配, 违背逻辑, 不合常规。但正是如此, 才让人感到奇特新鲜、精巧别致, 艺术魅力独在。这就是为什么作家对它情有独钟。在不少的文学作品中, 作者常常利用这种超常规的奇特搭配, 以构成各种各样熨帖巧妙、新颖别致的词语组合, 为“表现合理的联系和内容选择一个新奇的角度, 或幽默风趣, 让人哑然失笑; 或委婉含蓄, 耐人寻味; 或语言凝练, 寓意深刻; 或生动形象, 入木三分, 以激发人们丰富的联

想并领略其深刻的含义, 引起会心的微笑”^[3]。因此在对格式搭配修辞的翻译时, 要实现格式搭配的这一诙谐特色,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要根据目的语的行文习惯, 采用恰当的译法, 使译文更好地既保留原文的信息, 又更好地展现原文的意图或要实现的功能。

我们再回头看例句 1 与例句 2 的翻译。

例 1 She opened the door and her heart to the homeless boy.

她开门把那个无家可归的男孩让进屋里, 对他表示爱怜^[4]。

打开门热诚欢迎那个无家的孩子^[5]。

例 2 At noon Mrs. Tupin would get out of bed and humor put on kimono, airs and the water to boil for coffee.

特宾夫人总在中午起床, 没有脾气, 穿上和服, 摆出一副姿势, 拿水去煮咖啡^[4]。

中午特宾夫人起床了, 也不高兴了; 穿上和服, 装出气派, 放上水壶烧水冲咖啡^[5]。

分析下《英语辞格》与《英语修辞》对这两句的翻译处理, 它们都没有把句子的修辞意义翻译出来, 而且显得过于拘谨, 原文作者想要体现诙谐幽默的味道已荡然无存; 但是格式搭配手法最可宝贵之处恰恰是诙谐与幽默。我们已经分析过在这两个例句中, 动词“open”与宾语“her heart”以及动词词组“bet out of”与“humor”之间的搭配根本不合逻辑。既然英语原句并非是在玩文理不通的文字游戏, 原句的目的是制造幽默效果, 根据翻译的目的, 汉语译文就不能将这种有悖常理的滑稽味完全抹去, 否则译文就会黯然无光就如上述译文传意不传神。毕竟, 译者的职责是传达原文而不是代人立言。此外, 《英语辞格》对第一句中“bet out of humor”的翻译理解出现偏差, 翻译不当。在前人译文的基础上, 笔者尝试将上述两句改译如下:

(1) 她为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打开了自己的家门, 也打开了自己的心扉可怜他。

(2) 中午, 特宾夫人起了床, 也“起了”脾气; (接着) 和服穿上了, 架势也“穿上”了, (然后) 拿水来煮咖啡。

上述自译主要是考虑到格式搭配句的修辞特征就是幽默感和彼此不相关词语的俏皮搭连, 太正式了反而损害原文轻松谐趣的修辞效果, 对第 1、2 句的直译处理就是为了还原原句本身要传达的效果。

下面我们结合上述三类格式搭配句式, 以《英语辞格》中部分例句 (含《中国翻译》1996 年第 3 期中部分例句) 的汉译作对比, 说明目的论在翻译此类修辞手段中的指导作用, 并同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下面来进行分析探讨。

三 功能目的论指导下格式搭配的翻译策略

(一) 用汉语修辞手法拈连进行直译

汉语里也有类似格式搭配的修辞手法——拈连。如果含格式搭配的英语句子被直译能被汉语读者理解接受, 并能达到原句所期待的功能或效果, 即能达成其目的, 则可采用直译的方法。

例 5 It's much better to have a patched jacket than to have a patched character

衣服上的补丁总比品质上的补丁好得多

例 6 Old people are gathering in the social hall for comradeship and a hot lunch

老年人聚集在交谊厅,为了友谊,也为了一顿热腾腾的午饭。

例 5 中“给衣服打补丁”符合汉语表达法,而“给品质打补丁”原本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但在本句中采用直译,读者可以从中领会并品味原句的韵味,这样就不但使读者可以理解,而且还显得贴切传神,实现了原句作者的目的。例 6 也一样,作者想反映老年人的生活状况,用 for comradeship and a hot lunch 来体现,个中意味就是要留给读者去思考,尤其是有老人家的家庭中的年轻一辈。

从以下对比例句,直译与意译的效果一眼可以看出:

例 7 The umpire lost his cap and his cool

裁判员丢了帽子,也丢了忍耐^[6]。

裁判员丢了帽子,也丢了冷静。(自译,认为 cool 译作冷静贴近原文意思)

例 8 Mr Pickwick took his hat and his leave

匹克威克先生提起帽子,也提起告辞的脚步^[6]。

例 9 He runs for pleasure, I for fear

他跑因为消遣,我跑因为害怕^[6]。

这种对轭式搭配中的关键词进行反复的汉译手段最能兼顾到轭式搭配句的形式与内容,最能够产生理想的视觉效果与修辞效果,如前文所强调,使用轭式搭配的预期目的正是语言生动活泼、含蓄幽默,增加可感形象,同时使语言简洁明快。笔者认为,只要有可能,轭式修饰句的汉译处理皆应首先考虑此法。

(二)用汉语其他的修辞手法进行意译

有些词在英语,轭式搭配起来不显得生硬牵强,但原样照搬成汉语就不一定合适,因此翻译时就不能套用汉语的拈连法来直译,而需要注意引申词义,灵活处理。前文讲过,翻译是在“目标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标受众而生产的语篇”(Nord 1997: 12)。为了达到原文使用修辞所要达到的效果或功能,同时考虑受众的心理反应,译文应采用汉语的其他艺术或修辞方式迂回实现。如以下方式:

1. 用汉语“四字格”

四字格乃“华文所独”,是体现我们民族语言风格的特色之一。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对称美,认为成双成对的东西意味着和谐、吉祥。这种民族文化的审美观反映在语言结构上,最突出的就是四字格词组使用的长盛不衰。保持平稳是汉语修辞的一项基本要求。而四字格恰好具有这种平衡的功能。一般来说,双音词和四字格都有平稳的特点,而四字格的效果更好。双音词经过适当的搭配组合,又随时能转化为四字格。它们无论是外部形态的整齐,还是内部结构的对称,或是平仄声调的协调,在视觉上、听觉上、心理上都给人平稳匀称的感觉。笔者认为,在无法套用“拈连”时,四字格可以把原文修辞的效果以汉语受众都能体味的另一方式呈

现出来。

例 10 She went home in a flood of tears and a sedan chair
她泪如泉涌地坐着轿子回家了。

例 11. She was dressed in a maid's cap a pinafore and a bright smile

她戴着女仆帽子,扎着围裙,脸上露出欢悦的微笑。

例 12 They have gone with weeping eyes and hearts

他们走了,心情悲痛,泪眼汪汪。

例 10 中的轭式搭配是由介词 in 加两个介词宾语构成的,在这里译者将前一个介词词组译为状语,把后一个译为谓语。例 11 的轭式搭配也是由介词加宾语,译者把它们分别译为动词词组,这主要是因为例句中的介词宾语或宾语部分在汉语表达中有其固定的搭配,如汉语讲“扎围裙”不接受“戴围裙”的说法,因此只能舍弃其修辞功能,把原文意义传递出来,并注意措辞尽量把原文的音韵效果表达出来,笔者认为汉语的四字结构能较有效的传达这点。例 12 则是采用了汉语中特有的四字结构,这样的翻译虽不能完全体现原修辞风格,但也能保持表达凝练、可读性、感染力强的效果。

2 用对偶或排比

对偶是用字数相等,结构形式相同,意义对称的一对短语或句子来表达两个相对或相近意思的修辞方式。对偶是汉语修辞中最具有形式美的一种格式,也是音乐美的最高表现形式,它便于吟诵,易于记忆;用于诗词、有音乐美;表意凝练,抒情酣畅。排比是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结构相同或相似、内容相关、语气一致的短语或句子组合而成,用于加强语势,强调内容,加重感情。从文本功能的角度来讲,采用对偶或排比让轭式搭配的翻译更具汉语特色了,个中同样意味深长,值得受众体味一番。

例 13 Clean your breath while it cleans your teeth (Colgate 牌牙膏广告)

满口皓齿,满口清香。

例 13 的译文是在直译不出修辞效果的前提下,大胆地采用了对偶的形式,译出这些词语单元。

例 14 Law suit consumes time and money and rest and friends (谚语)

诉讼让人浪费时间,消耗金钱,失去安宁,告别朋友。

诉讼让人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使人)失去安宁,失去朋友。(自译)

例 14 的轭式搭配是一个动词带了四个宾语,笔者认为在这里可以变动一下,前两个名词都可以与“浪费”搭配,后两个名词可以与“失去”搭配,因此就把原句的一个轭式搭配转化成为两个轭式搭配,把原文的修辞效果体现出来,达到了轭式搭配的功能。

例 15 He halted in the district where by night are found the lightest street hearts vows and librettos (O. Henry "The Cop and Anthem")

译文 1:他驻足在市区,晚上这儿有最明亮的街道,最愉快的心情,最轻浮的誓言,最轻快的歌曲。

译文 2 他一口气来到一个地方,一到晚上,最轻佻的灯

光, 最轻松的心情, 最轻率的盟誓, 最轻快的歌剧都在这里荟萃。(李文俊译)

例 15 也是在不能直译出原修辞所带来的艺术美感的前提下, 撇开语义翻译的准确性, 两个译文都采用了排比结构, 精彩地传达出了原作的神韵,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街道上热闹非凡的夜景, 有动有静, 有褒有贬, 相互烘托。

但是要指出的是, 如果直译出来的译文能够被目的语接受的话, 最好直译, 将原文的风采原汁原味的传达给目的语读者, 实现轭式搭配的独特效果。如果直译出来在目的语中显得别扭, 就应该灵活处理, 在意译的同时采取其他的方式, 如四字格, 其他修辞手段等, 反映出原文的特色或滋味, 虽然不能原汁原味, 但应该最大程度上保留住类似的修辞效果, 迂回实现原文的修辞功能。

四 结语

功能翻译学派目的论要求译文达到预期的目的和功能, 它的理论核心在于翻译的目的和译文的功能。英语中的轭式搭配具有形象鲜明、具体生动、清新别致、不落俗套等修辞特色, 常常用于商业广告和文学创作中。轭式搭配的使用能够让语言简练风趣, 富有感染力, 它使表达的内涵不合常规, 但却因此变得丰富深刻, 这些特色和效果都是轭式搭配的功能所在。在翻译轭式搭配句时, 能够直译出原文的意义与韵味最好, 如果不能采用直译必须采用意译的手段, 尽管译意而不译味犹如诗歌翻译形在而神失, 译者也应该尽最大努力, 采用其他方式如上文提到的四字格形式或其他修辞方式迂回体现原文的特色, 也迂回体现原文的功能与目的。本文

以翻译的功能目的论为指导理论, 就英语的修辞手法轭式搭配, 探讨了其翻译方法, 若要最大程度保持轭式搭配的修辞效果及其艺术美, 在用汉语修辞手法“拈连”进行直译能让受众——汉语读者能理解并欣赏其中的修辞美的话, 应选择套用“拈连”。如果尝试套用不能让受众理解, 意义晦涩, 艺术感减弱或尽失, 则应用汉语其他的修辞手法进行意译, 如采用汉语四字格、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段, 展现原文的艺术美感, 尽量实现原文所要实现的目的或功能。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探讨的只是其表面的翻译策略, 不能绝对地给出根据轭式搭配的类型所对应的翻译方法, 因而在实际应用中, 应该灵活处理, 以此修辞手法的目的为基准进行有效的翻译。

[参考文献]

- [1] 华先发. 新实用英译汉教程[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378
- [2] 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24
- [3] 唐本赛. 轭式搭配的特点及修辞效果[J].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4): 59.
- [4] 徐 鹏. 英语修辞[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 [5] 谢祖军. 英语修辞[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88
- [6] 张传彪. 轭式搭配的语义特征及其汉译处理[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5(10): 85.

The Translation of Zeug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kopostheorie

ZHU Gui-hua, LIU Xiang-q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Zeugma, a figure of speech in which a single word, usually a verb or adjective, is syntactically related to two or more words, with only one of which it seems logically connected. While translating zeugma into Chinese, one should consider to transplant “nianlian” in Chinese as a priority to achieve its function of novelty, humorousness and expressiveness and extraordinary effect. If translating by “nianlian” can not be accepted by Chinese readers, one should take other figures of speech in Chinese such as antithesis, Chinese four-character structure, parallelism to achieve the func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Skopostheorie.

Key words zeugma; skopostheorie; translation methods